

“一条大河”“荡起双桨”……他写的歌我们都会唱

追记著名词作家、剧作家乔羽

本报记者强晓玲、刘小草、雷琨

“以前根本不知道‘小哪吒’是爷爷写的。”
“还有‘大风车’。”
“还有‘聊斋’。”
……
6月20日，因为一位老者的逝去，几代中国人突然间共同陷入关于童年的回忆：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这些直白而朴素的语言，将祖国糅进每一首歌曲，把情怀种在每个人心田。

人们从心底再次传唱起这些令人热泪盈眶的歌曲，只为送别为我们创造那些难忘记忆的人——著名词作家、剧作家乔羽。

作为词坛泰斗，他的作品《我的祖国》《爱我中华》《难忘今宵》被“嫦娥一号”带入太空。迄今为止，创作的歌词有一千多首。他曾说：“艺术家应该是有两个翅膀的大鹏鸟，一个翅膀是坚定不移的爱国心，一个翅膀是光辉灿烂的作品。”

曾与乔羽合作过歌曲《少年英雄小哪吒》的著名作曲家李海鹰，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情绪难平。他说：“正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真正热爱，才有了这么多真情实感、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春晚结尾曲《难忘今宵》，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唱近40年。她说，自己唱的乔羽第一首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他的那些经典作品，永远会留在人世間。”

“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有网友说，这是“小学时每天下午学校里都在放的歌”，北海公园是“在北京读大学时去的第一个景点”。

满满的回忆中，人们也慢慢理解了这首写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儿歌，“从旧时代走向了新中国，没有人比当时的人更能理解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歌里写的那样。”

乔羽曾在近90岁时对媒体坦言：“对于20世纪中国的一半历史，我应该说是亲历者，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1927年，乔羽出生在山东济宁一个贫苦家庭。

他出生的第十天，母亲正抱着他喂奶，一枚炸弹突然穿透屋顶直喇喇地栽到床前，冲起满屋烟尘，幸而是枚哑弹，他和母亲才幸免于难。

1941年，乔羽父亲去世。1946年春天，他在济宁中西中学读书。因为成绩优秀，一位中共党员找到他说：“你愿不愿意到共产党办的北方大学读书？”他当即答应。

按照规定，这趟行程必须保密。他原名乔庆宝，决定给自己换一个新名字。“正在冥思苦想时，看到外面正在下雨，灵感突现，就叫‘乔雨’吧。觉得有点俗，遂又想到‘羽’字，便有一种轻盈飘飞之感浸沁心头。我当即告诉那位地下党员：‘我以后就叫乔羽了！’”这一叫就是70多年。

“我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度过的，民族的危亡感像低气压一样沉重地压在代中国人心头。”乔羽生前曾讲道，危难使人早熟。正是在这种心态中，一位少年充满感情地阅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大量历史典籍，“那么多不平条约，那么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一个少年的心中，一面是怒不可遏，一面是憋气、郁闷，抬不起头。心想，我们这古老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

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艺术学院读书，让乔羽眼界大开，他接触到更多知识，并在学校里发表小说、诗歌。同时，边区的大学让他有更多机会与群众接触，也为群众创作过不少秧歌剧。这段经历为乔羽后来成为一名人民作

他的作品《我的祖国》《爱我中华》《难忘今宵》被“嫦娥一号”带入太空。他一生写过一千多首歌词，用直白而朴素的语言，将祖国糅进每一首歌曲，把情怀种在每个人心田

他的歌曲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集体记忆，让众多海外游子找到寄存乡愁的一方天地

他曾说：“艺术家应该是有两个翅膀的大鹏鸟，一个翅膀是坚定不移的爱国心，一个翅膀是光辉灿烂的作品”

今天，让我们一起送别著名词作家、剧作家乔羽

词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他平时工作认真严谨，创作出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热爱，党组织便把他调往华北大三部创作室，给他更好的创作环境，同时也让年轻的乔羽有更多时间沉淀自己。这段时间，是乔羽思想及创作风格上飞速发展的时期。其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党组织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

乔羽曾说：“父母给了我最早的文化熏陶，也给了我一个做人的‘根本’。”在战争频仍的年月，父亲把《论语》《孟子》《百家姓》《千字文》找来教他读，“我一生得益，至今不为时尚所惑。”

乔羽从小读书很杂，可以说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除了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在中西中学，他还读物理、化学、美术之类的“洋书”。在北方大学期间，乔羽接触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文章，还读了鲁迅的书。“后来我就是在更大的范围里读古今中外的书。什么书都要读一读，好书百读不厌，读书多了，了解事情多了，认识也就多了。”

抗日战争时期，乔羽听得最多的是聂耳、冼星海、田汉等人创作的歌曲。那些婉转动听的旋律，那些壮怀激烈的歌词，是乔羽当时精神生活中活生生的记忆。

艺术无国界，但艺术家有祖国。乔羽曾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一个人都属于命里注定的民族，不管你后来怎样，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这个民族的血液。你没有理由不属于她，也没有理由不报效她。”

1954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幸福生活故事片《祖国的花朵》拍摄，严恭导演让乔羽来为电影主题曲作词。此时，27岁的乔羽已在中国剧本创作室工作。

然而，一连几天他都没有灵感。一天，乔羽和女友佟琦在北海公园，和过队日的少先队员一起在湖上泛舟。一船孩子悠悠然划桨，瞬间打开了他的灵感之门。他连忙上岸，来到一片绿草地上，掏出个小本子赶紧写起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就这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诞生了。

《乔羽文集·文章卷》中这样写道：“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也就是在祖国这个美好的春天开始了。”

竟有如此辉煌绚烂的历史。

1961年，交河故城遗址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城保护力度逐步提升。1972年，听说政府在当地招录文物保护单位，热合曼毫不犹豫地放弃村里小组长的身份，成为交河故城首名也是当时唯一的文保员。

此后长达18年的岁月里，在家人帮助下，他承担起交河故城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售卖门票、保障游客安全参观、每两天巡查一次故城以及定期调查附近雅尔湖千佛洞和古墓群工作。

交河故城总面积约37.6万平方米，相当于约5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故城里有不少墓地，村民们当时有些害怕。热合曼却整日骑着毛驴，巡护在交河的每



▲2004年5月26日，《让我们荡起双桨》词作者乔羽在北京北海公园听到划船的少先队员向他问好后挥手致意。当天，北海公园举行纪念《祖国的花朵》播映50周年活动。词作家乔羽和影片主要演职人员在北海公园故地重游，与少先队员共话美好少年时光。

新华社记者李石磊摄

“一条大河波浪宽”

“曾经工作在美国西北部的城市波特兰，2017年的最后一天，骑行到哥伦比亚河畔，望着宽广的河面，内心波涛汹涌，也许是身在异乡吧？我竟不受控制地哼起了一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新华网追思乔羽先生的文章末尾，有网友这样留言。

如果选择一首歌，作为中国人身份的证明，承载共同的集体记忆，许多海外游子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我的祖国》。没有宏大的口号和词汇，只有伴着悠扬旋律娓娓道来。

词作家阎肃曾评价：“乔羽的‘一条大河’是一个谜，是天才之作。”这首脍炙人口的“天才之作”，至今已传唱六十余载。

1956年夏，乔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特约编剧，正在江西写电影剧本。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沙蒙接连不断地拍来电报，催促他回到长影为电影《上甘岭》插曲作词。

乔羽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除了坑道就是大炮，这能写出什么好歌词？”他几次回电恳请沙蒙另换他人。沙蒙也很固执，又拍来加急电报，电文长达数页，文末连用三个字：“切！切！切！”

乔羽只好“遵命”，连夜赶回长春电影制片厂。看过样片，他被战士的爱国精神感染了。

“对歌词有什么要求？”他问沙蒙。

“只希望将来片子没人看了，歌仍在流传。”沙蒙说。

“这一句话，可把我憋住了。”乔羽后来回忆，这是他写过的歌中最犯难的一首，因为“想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写作路子”。他把自己关进长影的“小白楼”，半个月过去，一个字也没“憋”出来。沙蒙几乎每天都到乔羽屋里逛，喝口酒就走，什么也不说。

十几天后，乔羽拿出三段歌词。沙蒙反复看了许久，大声说：“就是它了！”

可没过几天，沙蒙又找到乔羽：“为什么不写成‘万里长江波浪宽’，这不就更有气势吗？”

乔羽久未吭声，不断琢磨。他解释道：“没有见过长江的人也有很多。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了亲切感。而且从对祖国的体会来说，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河，河上发生的事情与生命息息相关，寄托着你的喜怒哀乐。只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

“就一条大河！”沙蒙当下拍板，敲定了歌词。

电影《上甘岭》公映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率先播放了《我的祖国》。“我用很抒情的调子写这首歌，”乔羽回忆，“很严酷的战争面前，我们战士的镇定、乐观、从容，有广阔的胸襟。我想告诉人们，他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下战斗的，他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不是仅凭血气之勇。”

《我的祖国》先于电影红遍大江南北，“一条大河”自此承载起中国人的乡愁，寄托着人们对锦绣河山的真切眷恋，成为当代的《游子吟》。“中国还有一条穿越时空、四方奔流的大河没能标在地球仪上，那就是乔羽的歌——一条大河！”曾有学者这样评价。

多年后，乔羽曾在各种场合，谈起创作《我的祖国》时灵感袭来的瞬间：“有一天，长春下大雨，我在招待所散步，就突然想到不久前见到的长江。我是山东人，过去只看过黄河，小麦、高粱熟悉得不行，可从没见过水稻。头一次看到两岸一片片稻田，长江滚滚的气势，既令我惊叹不已，又让我为之震撼，感慨新中国的蒸蒸日上，于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从心头奔涌而出。”

乔羽一生创作了一千多首歌词，其中很多人们耳熟能详，如《爱我中华》《难忘今宵》等，都在反复书写对祖国炽热的感情。

2016年，曾有记者在采访中问起乔羽，怎么理解“祖国”二字？他说：“‘祖国’这个话题是永恒的，和‘爱情’是永恒的一样。为人民说话，为祖国说话，为生你养你的这片土地说话，是作家神圣的职责。”

“我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国的方式，为我深爱着的祖国写歌。”他郑重答道。

“青山在，人未老”

“非常痛心失去了这么一位令人敬爱的大家，乔羽先生是一位令人佩服的业界前辈，他的经典会永远流传。”作曲家李海鹰曾在1994年一次流行歌曲研讨会上与乔羽有过深度交流：“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年轻人，不要骄傲。”

李海鹰回忆，音乐之外，乔羽跟他聊得更多的是如何做人做事。“我觉得搞艺术的人一定要像‘乔老爷’学习，他的作品富于情感包容性。”李海鹰说，“今天的‘一条大河’早已不是一首代表抗美援朝时期的作品了，他是有生命力的，他是一首不论身处何地的中国人只要听到就会热泪盈眶的歌曲。”

2003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大型动画片《哪吒传奇》，找到李海鹰谱写主题曲。当看到是乔羽作词时，李海鹰非常兴奋。“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寥寥几句，一个勇敢灵动的少年哪吒形象跃然纸上，作曲也因此非常顺利，“不用去多想，乔老爷的词会给你很多灵感”。

近两年，随着《哪吒传奇》在短视频网站上再次翻红，主题曲《少年英雄小哪吒》在更多年轻人中传唱，已不仅仅是“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李海鹰感慨道：“经典歌曲是有包容性的，乔羽的歌词语言总是那么朴素直白、朗朗上口，他并没有直接去表达某种事物，而是涵盖了更多精神层面的内容，引发人们的联想。”

乔羽一生文思敏捷，临近花甲之年，还接过“急就章”。

1984年的央视春晚正在排练，此前一年，第一届春晚大获成功，时任总导演黄一鹤倍感压力，觉得缺少一首与整台晚会相匹配的歌曲，便派人深夜赶到乔羽家，找他“救急”。

“我当时很吃惊，看他急得不行，但是又没法当场写就，就让他先回去，答应他早上5点一定交稿。工作完毕已经是凌晨3点了，而且事情来得太急，连要写什么内容也没有交代。我就想大年三十家家团圆，人人都有美好的祝福……”乔羽事后回忆。

《难忘今宵》是1984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快40年了。记得当时在创作这首歌前，他问（春晚）导演谁来唱这首歌？导演告诉他是李谷一来唱，他立马说道，“李谷一唱我来写”。他的词没有人能超过，是我们歌词界当之无愧的泰斗。”在得知乔羽去世的消息后，李谷一第一时间对媒体回忆道。

尽管创作出无数经典，每当听到“歌词泰斗”这一称号，乔羽总会谦逊地摆摆手：“我哪是什么泰斗。”

乔羽常说，歌词最容易写，歌词也最不容易写好。“如果我的歌词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我注意在不同时代写人民群众心里的真实情感。不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去表达这个时代人民大众心底最美好的感情。”

生活中的乔羽，是个平易近人、颇具幽默感的老先生。“平时跟你说话特别诙谐，很幽默的一个人，讲话都是一种学问。也是一位特别善良的老爷爷，对谁都很爱护，很照顾。”李谷一说，“我唱了他很多很多歌，关系也很好。他的那些经典作品，永远会留在人世間，所有人都会怀念他，想念他。”

“人间失去一位老艺术家，天堂增加了一个老顽童！”作曲家刘炽的二女儿刘云云感叹。三女儿刘蜜莹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乔羽叔叔一家和我们一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住在北京西堂子胡同一个院子里的邻居，而后的几十年两家常来常往，一起欢度过无数的欢歌笑语的时光。”

一首《我的祖国》唱火了郭兰英；一首《难忘今宵》让李谷一成为春晚“常客”；一首《思念》，人们想起的是毛阿敏……面对脍炙人口的歌曲，人们通常只能记住演唱者，往往忽略了幕后辛勤付出的词曲作者。乔羽毫不在意。他常用三句话自勉：“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他曾说：“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事，高堂华屋。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院落。我就不大喜欢太玄、太深、大众都不大理解的东西。我喜欢写普通的生活，那是比海还深还广的东西。”

一位北京网友留言说，以前经常能在方庄附近的菜市场看见穿着跨栏背心、拎着篮子晃晃悠悠逛菜市场的“乔老爷”。有人会上前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也有人在背后议论着“这老头就是那个写了很多歌曲的人”。

如同多年前，有人问过乔羽的那个问题：如果为自己写墓志铭，会写什么？

他答道：“这里埋葬着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

（参与采写：徐晨）

拜克热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重返家乡，成为父亲的同事。

谈起交河故城，古丽拜克热说，令她最骄傲的事，就是参与了交河故城的申遗工作。她说，会永远记得2014年6月22日。这一天，交河故城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成功了！爷爷如果还在的话，也一定特别高兴和自豪。”

近年来，国家层面在交河故城保护方面的投入，总额已超过1亿元。今年，交河故城即将迎来第五期本体加固工程。文保员数量也远超热合曼工作的时期——从1名壮大至12名，成为一个更专业化、科学化的团队。不同于以往，古丽拜克热和她的同事们，现在更多进行的是研究性的保护。

随着我国不断推进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这座2000多年的故城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现在，古丽拜克热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谈及对孩子们的期待，她说，孩子不一定要从事和她相同的工作，但希望他们能深入了解交河故城，“因为交河故城不仅是家乡的故城，也是中华民族的故城，更是世界的故城。”

“我在新疆，守着世界最美的残垣”

吐鲁番千年故城保护者故事

个角落。古丽拜克热曾问过爷爷，为什么如此执着地看护交河故城，得到回答是，“我想守护好从小长大的地方，能在这样历史悠久、中外闻名的地方上班，我感到很自豪。”

热合曼对交河故城的热爱感染了他的儿子买明·热合曼。由于从小协助父亲巡护故城，买明对文保工作驾轻就熟。1990年，热合曼退休后，买明通过选拔成为交河故城的文保员。

买明担任文保员期间，国家不断加大交河故城保护力度。他不仅参加了几乎所有涉及交河故城的保护维修项目，还带领乡亲们一起提供劳动力和各种帮助。

那些年，以拓荒为由的破坏、盗墓行为时有发生，买明多次发现并劝阻。“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故城巡护，发现有一伙盗墓

贼正在盗墓。我赶紧带着几个人，当场抓住他们并交给有关部门。”买明回忆道。

与交河故城的缘分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买明说，因为故城他接触到很多有知识的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坚持供四个女儿读书。后来，她们全部考上了大学，其中三个是研究生毕业。

再有两个月，买明也要退休了。他对这座故城充满了热爱。“古老的墙壁上掉下一小块土，我会很心酸的，会落眼泪的。即使退休了，我还是会和父亲一样用自己的心守护这里一辈子。”买明说。

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古丽拜克热自幼就种下了守护交河故城的心愿。

就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她先后学习了历史和文物保护专业。2013年毕业后，古丽